

## 第一章 殺人噩夢

夢的底色調是黑，綿延無盡、沉悶詭異的黑。

貼著囍字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起，漏出微弱燭光，照見府邸大門上方掛著的牌匾——衛府。

天空下起暴雨，刮起狂風，電閃雷鳴。

避雨的行人在黑暗裡拔腿狂奔，但在路過這座府邸時，下意識放輕了腳步，屏住呼吸，偶爾投向府邸的目光裡流露出幾分看得分明的厭惡與畏懼。

直到跑出一段距離，行人才敢與身邊的友人交談。

「……刑獄司少卿衛如流這樣的人，竟也有姑娘家樂意嫁過去。」

「衛如流？我聽說過此人，但初來京城，不曾瞭解他具體做過什麼。」

「血洗刑獄司，踩著前任刑獄司少卿的屍骨上位，最擅長抄家滅族，這幾年裡，有十幾個富貴綿延數代的家族在他手底下覆滅，最出名的那個家族你肯定聽說過，就是慕家。」

「慕家？」友人驚叫，「可是常出帝師、大儒的那個慕家？這可是從前朝就顯赫到現在的大家族啊。」

「兩位怕是還不知道吧……」同在一處屋簷下避雨的老者幽幽插話，語氣唏噓，

「那位新娘子正是出身於慕家，名字好像叫……慕秋。」

恰在此時，一道閃電在衛府上空炸開，被黑暗吞噬的衛府驟然明亮。

喜房的窗沒閉緊，狂風從縫隙鑽進來席捲屋內，將桌上擺著的兩根喜燭火焰吹得上下跳躍。

噗——原本該燃至清晨的喜燭齊齊被風吹滅。

黑暗之中，有道修長挺拔的身影沉沉朝喜床倒下。

那人身穿喜服，正是今日婚禮的主角之一，新郎衛如流。

緊接著，有一把形制詭異的彎刀撩開床幔，握著刀的手緩緩前移，落到衛如流的左胸前。

死亡懸在他的頭頂，隨時都有可能落下。

體內的毒已經發作，可他依舊有幾分餘力。

這樣的關頭，衛如流沒有反抗，沒有動作，他只是笑了一聲，「給我下了絕無解藥的刑獄司劇毒還不夠嗎？妳在身體各處下毒，以身做餌，用自己這條命設局殺我，就當真如此恨我？」

黑暗中看不清他的容貌，只能聽到那如鬼魅般的沙啞笑聲在屋內響起，「若是覺得不夠解氣，那就繼續。」

握著刀的手沒有受到這些話影響，鋒利的刀如捅紙一般輕鬆沒入血肉之間。

從頭到尾衛如流都笑看著這幕，好整以暇的模樣就彷彿……是在欣賞自己如何死去，也像是在欣賞這位貴女第一次出手殺人的姿態。

刀一捅到底，然後被人用力拔出，鮮血噴濺散開。

血色暈開新娘子精緻的妝容，刀柄照出慕秋冷漠到極致的眉眼。

就在刀尖將要抽離衛如流身體時，他竟一把鉗住慕秋的手腕，反將刀柄一點點慢

慢推回身體裡，到最後，冰涼的刀尖再次全部沒入滾燙的心臟。  
接連兩次被捅穿心臟，衛如流的聲息越發微弱，溫熱的血液從他身下蔓延，濡濕那床繡有鴛鴦戲水圖紋的大紅褥子，觸目驚心。

「如果只是單純和我同歸於盡的話，好像確實不算報了慕家的仇。妳親手捅我一刀，我自己，再送妳一刀……」

血腥味充斥著慕秋的鼻尖，而他漸低的聲音死死纏繞在她耳畔。

轟隆——

驚雷聲在揚州城上空響起，暴雨傾盆，轉瞬而至。

一棟一進制的老舊院子裡，慕秋的身體不知何時蜷縮在一起，額頭密佈著一層薄汗，頰側碎髮被汗濡濕後，緊緊貼在她蒼白的臉上。

她的牙關咬得極緊，長翹的睫毛劇烈顫抖片刻，終於緩緩掀開，露出那雙素來剔透的眼睛。

只是此時此刻，她的眼裡多了些許血絲，整個人籠罩在倦意和倉皇之中。

「這個夢……」

慕秋從床上坐起，將兩隻手舉到眼前，左右翻轉著細看。

這兩隻手纖細白淨，骨節分明，一看就是不曾習過武殺過人的手。

可是剛剛那個夢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會這麼真實？真實到她還能回憶起鮮血的黏膩溫熱，以及一個生命在她身下逐漸凋零的可怕。

夢裡的慕家發生了什麼禍事，以至於落得這般下場？刑獄司少卿衛如流又是何人，為何會如此清晰地出現在她夢中？

慕秋的手常年冰涼，她用手掌貼緊額頭，藉著這份涼意整理自己的思緒。

她思考許久，也只能想到書中提過的「黃粱一夢」之類的故事。

難不成她也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樣有了奇遇，這個夢其實是預知夢，她提前夢到了未來會發生的事情？

想到這，慕秋竟是抿唇輕笑了下。

說起來，她的身世比尋常話本還要離奇幾分。

她原本出生於百年世家大族——陳平慕氏，六歲那年，帝都發生了一場非常大的變故，超過一半的世家大族都被捲入其中，有的滿門戰死沙場，有的滿門被砍了頭，慕家身在其中也發生了很多事情。

一片混亂中，慕秋失蹤了，等她再被慕家尋到，已是九年後。

這九年裡，慕秋一直和養父紀安康相依為命。

紀安康是個平平無奇的揚州府獄卒，在獄裡見多了骯髒事，卻還有著一些微不足道的正義感，一年前死於緝拿江南大盜的雨夜。

慕秋為他操辦完喪事，還沒琢磨清楚接下來生活要怎麼繼續，一開門就撞到了慕家派來接她的管事。

看著管事擺出的一連串證據，她確定了對方話中的真實性，畢竟她走丟時已六歲，

哪怕被養父收養時失了憶，身上還是留存些許物件。

但在管事提出讓她抓緊時間進京後，她拒絕了，態度堪稱強硬地表示要在揚州多待一年。

就這樣，她留在揚州老老實實守了一年孝，今天正是她啟程赴京的日子。

這麼一想，她作了預知夢也不是不可能。

想著想著，慕秋靠著枕頭竟是又睡了過去。她作了一宿的噩夢，實在是睏倦得很。

只是這一覺並沒有持續很長的時間。

慕秋被一陣雞鳴聲吵醒，起床洗漱後，第一件事就是煮了鍋滾水，送這隻她忍了很久的公雞歸西。

一大清早適合吃清淡些，她把煮熟的雞送給鄰居，她只是拿雞湯下了碗雞絲麵。

吃過早飯，該收拾的也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慕秋用衣物裹住養父的靈牌，背起行囊出門時不忘給大門落鎖。

鎖上之前，她站在門口，視線一一掃過這處她住了十年之久的院子，彷彿要將這裡的一草一木都烙在腦海裡。

「走了。」她這麼說著，就像這些年裡她每一次出門時說的那樣，唯一不同的是這次離開再回來，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後。

慕秋背著行囊往巷子口走去，路上遇到熟悉的鄰里問她這是要去哪，她笑著回道：

「出趟遠門。」

繞過巷口，紅磚白瓦的街道映入眼簾，滿是人間煙火氣息。

慕秋剛要邁步，一顆松果突然從對面屋頂彈射過來，不輕不重擊在她的行囊上。

「慕秋！」屋頂上傳來女子清脆的聲音。

慕秋仰頭，眉眼含笑。

郁墨正翹著腿抱劍坐在屋頂上，顯然已在這裡等候她多時。

「下來吧。」慕秋朝她伸手。

她颯然一笑，從屋頂一躍而下，直接跳到慕秋身前，右手往下一壓，順勢牽住慕秋的手，「走，我們去碼頭。」

郁墨是慕秋最好的朋友，兩人年紀相仿，雖然脾性和家世都差異極大，但很合得來，如今慕秋要離開揚州，她自然要趕來送一程。

走在路上，慕秋問：「郁墨，妳瞭解刑獄司嗎？」

郁墨說：「我聽我父親說過。」

本朝自開國以來就設立了刑獄司這一特權機構，明面上的職責是監察百官，審理冤假錯案，實際是直接對天子負責、是天子肅清朝政剷除黨羽的一把刀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刑獄司處置犯人的手段越來越毒辣。

京城眾人茶餘飯後閒談時，都說寧可得罪王侯公卿，也莫要惹了刑獄司的一條狗。死未必是最可怕的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最讓人恐懼，而這正是刑獄司最擅長的。

郁墨說的這些內容，慕秋也曾有所耳聞。

聽了一會兒，她終於問出自己最關心的那個問題，「那妳可知現任刑獄司少卿叫什麼名字？」刑獄司少卿是刑獄司官階最高的官員，也是刑獄司真正的掌權人。

「這……」郁墨回憶片刻，「具體叫什麼我有些忘了。」

「那妳記得他的姓嗎？他可是姓衛？」

郁墨搖頭，「這我倒是記得清楚，他姓楚。」

不是姓衛。慕秋剛想鬆一口氣，下一刻，這口氣就堵在她的嗓子眼上不得下不得。如果她沒猜錯，夢裡的時間線至少是幾年後。

沒有誰能夠在刑獄司少卿這個位置上坐得長久，也就是說，衛如流很可能是下一任刑獄司少卿。

「怎麼突然問起這些？」郁墨奇道，突然，腦海裡靈光一閃，「可是還在糾結揚州知府兒子離奇暴斃一案？我爹跟我說了，這個案子確實會移交到京城，由刑獄司負責，看來妳是打算繼續跟進這個案子。」

提到揚州知府兒子離奇暴斃一案，慕秋暫時放下夢的內容，順著郁墨的話道：「是有這個想法。那個琴師花錢請我寫狀詞，狀詞還沒寫出來，她先一步被嚴刑逼供至死，要是不為她做些什麼，這一兩銀子我拿著燙手。」

攤上個喜歡飲酒、花錢大手大腳的養父，慕秋從很小開始就靠著幫牢獄的一些犯人寫狀詞，不時給家裡添頓好菜。

一個月前，慕秋接下最後一單生意，誰承想這單生意還沒做完就出了變故。為了不讓生意徹底砸在手裡，她必須再多做一些事情。

聽到這番話，郁墨笑了下。要說以前，慕秋為一兩銀子心動還有可能，但現在都被慕家接回去了，這一兩銀子對她來說壓根不算什麼，不過慕秋要嘴硬，她也不拆穿。

不多時，碼頭近在眼前。

「小姐。」陳管事領著四名婢女、二十名侍衛迎上前來向慕秋行禮，他們一大清早就在碼頭等著她。

這些都是慕府派來接慕秋的人，原是要一直跟在她身邊的，但她住的地方不大，又不習慣被人伺候，就把這些人都打發走了，這段時間以來他們都住在另一處宅子裡。

「碼頭風大，小姐還是戴上帷帽吧。」行完禮，陳管事溫聲建議道。

慕秋從未戴過帷帽，不過揚州城的大家閨秀，除了郁墨外，出門時都會戴上。

入鄉隨俗，她並不抗拒這些，她知道到了京城後自己要接受的規矩更多。

見她點了頭，一位婢女上前細心為她戴上帷帽。

知道慕秋和郁墨還有話要敘別，陳管事很有眼力地拿走她身上的行囊，帶著一眾下人先行登船。

郁墨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，到：「目前來看，慕家對妳的態度還算可以，妳回到京城若是受了委屈，定要寫信告知我，我必讓慕家付出代價。」

大燕朝如今有很多家族，可只有六大家族是從前朝一直顯赫到今朝的，慕家在列，郁家也在列。

郁墨身為郁家嫡系唯一的女孩，在江南就是土公主般的地位，她自然有底氣說這句話。

慕秋摸了摸帷帽，半撩輕紗，好笑道：「妳且寬心，慕家沒理由欺壓我。」她都十六歲了，眼看著也是要出嫁的年紀，在慕家最多待個兩三年，屆時也就是多備一份嫁妝的事，以慕家的家世地位，總不至於捨不得一份嫁妝，除非慕家人腦子不清醒掂量不清楚，不然沒有任何理由太為難她。

當然，一些小摩擦小矛盾還是比較難避免的，只是這些沒必要告訴郁墨，徒惹她擔憂。

郁墨很信服慕秋的判断，側過頭去剛想說話，卻被她的容貌驚豔住了。

慕秋素來是美而不自知的，哪怕不施粉黛，她五官依舊豔麗得驚心動魄，就算只是尋常衣著，顧盼之間亦是萬般風情，此時輕紗半遮容貌，那雙翦水秋瞳直視一人時，潑灑生光，朦朧光影籠罩之下，更襯得白皙的皮膚通透若紗，美得不染纖塵。

這般容貌的殺傷力，不拘是男子還是女子都會被吸引，這些年裡，要不是有郁墨和郁家庇護，以她的容貌，早就在揚州城裡惹出無數風波。

說起來，郁墨當初會主動和慕秋交朋友，壓根就是先被容貌蠱惑，後來熟悉了，瞭解慕秋骨子裡是個怎樣的人後，兩人才交心成為閨中密友。

「還在擔憂慕家的事情？」慕秋見她盯著自己出神，問道。

郁墨神祕一笑，「不是。」她換了個話題，「近來局勢有些不太平，此行路途漫長，正巧最近我家有位門客也要前往京城，我請他與妳搭乘同一條船，這一路上做妳的護衛。」

慕秋哭笑不得，「慕家已經派二十名侍衛來保護我了。」

「正好順道。」

郁墨沒敢告訴慕秋，那個門客極端囂張而且不好說話，自己足足砸了一千兩銀子，對方才擺出一副勉為其難的姿態接下了護衛的活。

那副懶洋洋，收了錢還覺得她吵的姿態，看得她簡直是火冒三丈。

什麼人啊，搞得好像她在勉強他收錢一樣，這一千兩拿去餵狗都比給他舒心得多！

要不是和這個門客打過一架，知道對方的實力比自己高太多，她絕對當場翻臉。

郁家祖上是海匪發家，郁墨自幼習武，能輕鬆解決郁家那些訓練有素的侍衛，她的武功自然不弱，這個門客的身手算是她生平僅見，這一路有他保護慕秋，會更安全一些。

護衛已經聘請好了，這時再說不要倒顯得有些矯情，慕秋將郁墨的好意記在心上，轉頭環視人來人往的碼頭，「妳說的門客可到了？」

「他在……」郁墨連忙尋找，這一找，她恨恨咬了咬後槽牙。

這人居然來得比她們還晚！

在郁墨耐心告罄前，一個戴著木製面具的男人從人群中緩緩走出。

此人薄唇微微抵起，唇色蒼白，面具十分素淨，上面幾乎沒有花紋，遮住他大半張臉，只露出面具下挺直的鼻梁及透著深沉的眉眼。

長髮束起，玄色長袍勾勒出挺拔身姿，他的步伐很快，卻透著一種莫名的從容。

最讓人覺得詭異的是，男人右手抱著一把形制極為詭異的彎刀。

彎刀並未配刀鞘，只是用白布纏繞住刀鋒，而他抱著彎刀神色如常，刀鋒與身體不過微末之距，毫不擔憂傷及自己。

慕秋隔著人群凝視著他。這個人身上有很濃的危險氣息，像極了一個將生命懸於刀尖的亡命之徒。

在她生出警惕時，男人停下腳步，掃了眼碼頭，隨後朝著慕秋和郁墨所在的角落走了過來。

慕秋下意識拉著郁墨後退。

「怎……」郁墨奇怪，順著慕秋的視線看過去，冷哼一聲，「可算是來了，這就是我和妳說的門客魏江。」

魏江停在兩人五步開外，沒有再近身。

慕秋仔細打量魏江片刻，湊近郁墨耳畔，壓低聲音問道：「這人可靠嗎？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被這麼一問，郁墨心裡竟有些沒有底，她用食指蹭了蹭鼻尖，不自在道：「應該沒問題，我爹給的人。」

「妳爹……」慕秋失笑。

郁墨：「……」

好吧，她怎麼忘了，她爹從來就不是個可靠的人。

於是郁墨換了個理由，「我和他打過一架，武功極高。」

做護衛嘛，別的不說，能打就算合格，不過慕秋還是有個疑問，「他為何戴著面具？」

這個問題郁墨也問過她爹，「我爹言語含糊，只說這人不方便露面，許是……容貌有瑕。」

慕秋了然，疑慮漸消。

就在同一時刻，郁府主院書房，郁墨的父親郁大老爺抱著茶杯面露苦澀，「這位借了郁家的商船和身分進京，若是出了什麼紕漏，那可如何是好啊……」

風急天高，凜冽如刀。

郁家商船即將啟航，慕秋辭別郁墨，在慕府安排的貼身婢女白霜的攙扶下登上甲板。

郁墨招手，「明年帝都再聚。」

慕秋掀開礙事的帷帽，與她對視，「帝都再會。」

話語聲中，船帆鼓動，大船順風航行，逐漸遠離岸邊。

慕秋扶欄遠眺，偌大揚州在她視線裡越來越小，最後化作一個黑點消失不見，很快，她目之所及只有這片蒼茫江水。

她深吸口氣，有些緊張又有些興奮。

爹，您活著時總念著要幫我找到回家的路，現在我找到了。無論前程吉凶，至少也算是一個新的開始。

「小姐，我們回艙裡休息吧。」白霜上前勸道。

慕秋跟著她往船艙走去，快要離開甲板時才想起來那個奇怪的門客魏江，「我帶上船的那個人呢？」

「那位公子一上船就去歇息了。」白霜揣度著慕秋的想法，問道：「小姐，可要去將那位公子喚過來？」

「不必。」慕秋直接拒絕，對方是郁家的門客，不是她的貼身侍衛，遇到危險時出手相助即可。當然，最好還是不勞煩對方出手了。

慕秋所住的是整艘船上最好的房間，屋內寬敞，擺設清幽，香爐和屏風等一應物件都齊全。

她昨晚沒睡好，稍微收拾一番就躺到了床上。

白霜往香爐裡投了塊香料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嫋嫋香煙從爐子裡升起，散發出清幽素雅的味道，逐漸往外擴散。

聞著這些香味，慕秋漸漸睡了過去。

昏昏沉沉之間，衛如流那如鬼魅般的沙啞聲音再次在她腦海中響起，攪擾她的美覺，以至於她睡醒時，竟覺得自己比沒睡之前還累。

白霜聽到裡面的動靜，端著盆熱水進來，「小姐可要多睡會兒？你的精神好像不是很好。」

「我睡了多久？」

「不到一刻鐘。」

慕秋無奈，「不睡了，我出去走走。」與其再想起那場噩夢，她還不如去甲板透透氣。

此次北上帝都，慕秋一行人乘坐的是郁家的商船，船上除了他們就只有船員和郁家一名管事，因此這個時辰，寬大的甲板上並沒有什麼閒雜人等，她一走上甲板便瞧見了魏江。

他坐在甲板的角落，一身長袍甩在身後，一條腿靠著地面，另一條腿支起，左手持著那把形制詭異的刀，右手正在拆解裹在刀上的白布。

白布散落一地，還有些搭在他腿上，顯然是拆了有一會兒了。

似乎是察覺到慕秋打量的目光，魏江猛地抬眸，冷冷的目光如刀般銳利，待看清她的容貌，他眼裡的冷厲收斂不少。

慕秋向他頷首示意，因看出對方不想被打擾，她腳步一拐走到甲板另一處角落站著。

她站了很久，久到白霜跑出來尋她回去。

離開甲板時，慕秋掃了眼魏江在的角落，發現對方居然還坐在那裡，只不過方才他是拆掉白布，現在他是換了嶄新的白布重新纏回刀刃上。

他纏得很專注也很慢，帶著些一絲不苟的意味。

真是個怪人。

## 第二章 暗夜遇險

從揚州走水路回京城大概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，商船在茫茫江面上航行，頭兩天還能看到其他船隻的身影，隨著商船沒入這片江流，周遭的景致只剩下一成不變

的松濤碧波。

慕秋坐在船艙裡，正在詢問白霜有關慕家的情況。

白霜回答，「現在東院住著大老爺一家，咱們住在西院。」

慕大老爺和慕秋的父親是一對嫡親兄弟，兩人同在京中為官，雖已分家，卻沒有分府居住。

不必慕秋追問，白霜繼續道：「大老爺和大夫人感情極好，大房的孩子都是大夫人所出。」

大房共有一子一女，兒子慕雲來於兩年前在殿試上被點為探花郎，現在正在翰林院裡任職；女兒慕夏嫁給了慕雲來的同窗好友，如今隨著外任的丈夫待在西邊，短時間內都回不了京城。

簡單說完大房的情況，白霜抬頭瞥了眼慕秋，輕聲道：「至於咱們二房，現在是駱姨娘在管著，駱姨娘還為老爺生了兩子一女，頗得老爺寵愛。」

慕秋微微蹙起眉來，「我娘……」

「夫人十年前病故了。」白霜低聲道。

十年前她的年紀也不大，不過她是府裡家生子，父母都是慕家老人，倒是聽說過這些舊事，「我聽我娘說，小姐失蹤前一段時間，夫人已重病不起，棺槨等物悉數備好，院子裡的人都忙著伺候夫人，再加上當時府裡出了不少事，下人們疏忽了對小姐的看顧。後來小姐失蹤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她頓了頓方才繼續道：「夫人強撐了三天，一直等不到小姐的消息，當夜就病故了，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便是讓老爺找回小姐，如今總算是老天保佑。」也許是血脈天性，慕秋對自己的親生母親毫無印象，可聽了白霜的話，她心底還是忍不住生出一股酸脹。

這個懷胎十月生下她的人，最後是帶著遺憾嚥氣的，一別就是十年生死兩茫茫。

「我娘可曾留過什麼東西給我？」

「夫人病逝後，她的嫁妝和常用的物件全都被封存進庫房了，老爺說這些東西是留給小姐妳的，妳何日回府，這些東西就何時重見天日。」

聽到這番話，慕秋心裡稍稍鬆了口氣。這麼看來，她爹是個腦子拎得清的。

這些年裡她常聽郁墨說起哪一家寵妾滅妻，哪一家是姨娘管家，外加家主掂量不清楚，庶女直接踩在嫡女頭頂上。

她離家多年，如今回府，不論如何都屬於弱勢。

那位駱姨娘膝下有二子一女，又管著二房庶務，基本上算是二房的半個主母，如果她爹腦子實在拎不清，她剛回府怕是會遇到不少麻煩。

「府中可還有其他長輩？」慕秋心情輕快，唇角微微上揚，夜間燭火籠罩著她，映得這幾分笑意更加溫柔。

白霜看著她，心裡忍不住讚歎出聲。

慕夏小姐沒出嫁前便是帝都有名的美人兼才女，到了適婚年紀，府門口的門檻幾乎被媒婆給踏爛了，可她覺得慕夏小姐比起自家小姐仍遜色三分。

愣了愣神，她回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

慕秋點頭，這麼看來，慕家的人員構成還是比較簡單的。  
想瞭解的事情都瞭解得差不多，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  
「小姐，近些日子妳可是遇到了煩心事？」白霜輕聲問道。  
慕秋用指尖揉了揉眼底的青黛，她的精神狀況自然瞞不住這位貼身伺候的婢女。  
「沒什麼，只是有些睡不好。」  
任誰天天作夢，在夢裡把一個人反覆捅個對穿，都會睡不安穩。  
這麼想著，慕秋竟覺得有些好笑。  
算起來，那個叫衛如流的在夢裡至少被她捅過二十刀，刀刀正中心臟。

半個月的時間一晃而過，船上的蔬菜瓜果消耗得差不多了，正好明日中午船會途徑一個建有碼頭的城鎮，船長打算在那裡停靠半日做些補給。  
陳管事特意過來拜見慕秋，告知此事，「小姐若是覺得在船上待得煩悶，可以下船去逛逛。」  
慕秋確實起了興致，這半個月來，她逛過最遠的距離就是從船艙到甲板。若是能到陸地走走，哪怕什麼都不做也是極好的。  
「多謝陳管事。」  
陳管事笑道：「未免有人衝撞了小姐，小姐下船時最好帶上幾個侍衛。」  
「應該的。」

第二日中午，慕秋換了身尋常衣著，戴上一頂帷帽，在白霜和四個侍衛的陪同下走到叫賣聲不絕的碼頭。  
過往的船有不少都會停留在此處補給，因此碼頭周邊設有很多家茶館酒樓。  
在船上吃了半個月，慕秋下船前特意找船長打聽了一番，知道碼頭邊有一家叫「醉仙居」的酒樓味道最出色，河鮮做得極地道，而且酒樓裡還會出售自家釀的酒，別有風味。  
「我們過去吧。」  
慕秋一眼就看到了建在碼頭不遠處，樓高兩層，修得頗為古韻雅致的醉仙居。  
很快，一行人抵達醉仙居。  
現在正是飯點，醉仙居裡熱鬧得很，放眼望去，大堂幾乎已經沒有空的桌子。  
好在他們的運氣還不錯，二樓正好還剩兩張空桌子，其中一張恰好還在窗邊。  
上了二樓，慕秋和白霜在窗邊那張桌子旁坐下，聽著店小二報菜名，點了幾道特色菜，又要了一壺酒。  
等待菜端上來時，慕秋支著下顎，垂眸望著街道上的人來人往。  
一道熟悉的身影闖入她的視線，那人從碼頭行來，徑直走進醉仙居。  
慕秋笑了下，果然人生在世，沒幾個人能逃得過口舌之慾，哪怕是這位舉止古怪的魏公子也沒能免俗。  
她收起視線，剛轉回身子，魏江的身影已出現在二樓樓梯口。

店小二追在他身後急急喊道：「公子，這位公子，二樓也沒桌子了！」

魏江聞言頓住，沉默片刻，直接轉身，打算離去。

「魏公子稍等。」慕秋撩開眼前輕紗，出聲道：「如果公子不介意，我這裡正好還有空位。」

魏江抱著那把彎刀，側過半邊身子打量慕秋，沒有馬上開口應承，目光裡帶著些淡淡的審視意味。

明明只是郁家的門客，這份審視卻像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姿態，這種姿態極易惹人生厭，可他做出來時卻帶著天經地義的自然。

慕秋任憑他打量，她剛剛會出聲，只是因為在她過往的十年人生裡，對酒樓拼桌這種事習以為常，恰好對方又是個認識的，至於來還是不來，都隨對方。

打量片刻，魏江抬腿走到慕秋對面，拉開長凳坐下，點了兩道菜一壺酒，那把纏著白布的彎刀被他放到桌子右側。

慕秋忍不住盯著彎刀，刀劍這種傷人的利器，按理來說都應該收入鞘中攜帶，可是她每次見到這把刀，它都不在鞘中，只被它的主人用白布纏住刀鋒，難道武功高強的人都有怪癖？

醉仙居的菜上得很快，每道菜的品相和香味都極佳，慕秋用筷子夾了一口河鮮送進嘴裡，又品嚐了一口酒，唇角忍不住翹了翹。

在她和白霜用飯時，魏江抱著個茶杯，坐在那看窗下人流。

慕秋完全當對方不存在，心滿意足地吃著半個月以來最豐盛的一頓飯。

等她和白霜用完午飯，魏江的菜才剛剛上齊。

慕秋起身朝他行了一禮，「那我們就不打擾公子用飯了。」隨後領著吃飽喝足的白霜和侍衛下樓。

向掌櫃結帳時，她讓白霜把魏江的酒菜錢一併付了。

離開酒樓，慕秋進到城鎮裡逛了逛，買了些不常見的小玩意，算著時間差不多了，他們才走回碼頭登船。

「小姐回來得正好，若是再晚些，我就要派人去尋了。」陳管事在船頭候著，一瞧見慕秋，連忙迎上來。

「可是耽擱了啟程的時間？」

「這倒沒有，是船長說等會兒會下雨，我擔心小姐回來得晚了正好趕上。」

幾句話的功夫，江上的風果然比先前大了不少，天色也越發陰沉。

半個時辰後，船啟程時，雨已經下了起來。

雨勢不大也不小，夜晚本就極難視物，現下更是看不清遠處的江面情況，只能將船的速度放緩下來，小心航行。

子時過半，船上徹底安靜下來，除了留守的兩個船員，其他人都已經在房中熟睡。靜謐之中，有四艘船隻正在向郁家商船靠攏。

蒙面人立於船頭，一身黑色夜行衣，手中那把長劍散發出冰冷無情的幽光。

慕秋又作了噩夢。

醒來時聽到外面的雷聲，她一時竟分不清夢境和現實。

緩了片刻，她下了床，摸了摸茶盞，是溫的，看來白霜睡前換過裡面的水。

拎起茶盞，慕秋忍不住歎息出聲，神情懨懨。

有完沒完，這場夢她到底還要重複做多久啊！

就在此時，一道倒地的悶響從外面傳入耳裡，再然後，是一聲刺耳得足以撕裂靜謐的叫聲，像是某個人在拚盡全力給船上其他人示警。

慕秋微愣，還沒思考清楚這是怎麼回事，手已經迅速伸向床頭，把她睡前卸下來的那根髮簪收入袖裡。

她握著髮簪，小心朝門後走去。

走廊逐漸傳來動靜，顯然船員和慕家的人都被那道叫聲吵醒了。

慕秋有些緊張，輕輕吸了兩口氣，卻沒有打開門衝出去。

侍衛們都知道她住在這裡，與其亂跑一頭栽進敵人手裡，還不如留在這裡等待救援。

外面的腳步聲越來越凌亂，間或夾著幾道淒厲的喊殺聲和慘叫聲。

這些聲音離慕秋越來越近，突然，有道黑影出現在門前，提著劍狠狠砍下，只一下，木門便已搖搖欲墜。

慕秋神色微變，一句話不說直接動劍，絕對是來者不善。

她下意識捏緊了髮簪，從中汲取幾分勇氣。

下一刻，外面那人提腿踹向木門，隨著木門應聲倒下，一把長劍幾乎是立時架在了慕秋脖子上。

她眯起眼打量著握劍的蒙面人，只見對方穿著夜行衣，身材格外魁梧，手裡的長劍品相不凡，看著並不像是橫行江上的普通匪徒。

蒙面人腳步逼近，劍隨他動，慕秋不得不往後退。

直到她退無可退，蒙面人才停下。

慕秋壓下心底的慌亂，帶著試探問道：「你們潛上船應該只為求財，要多少你只管開口，我都可以滿足。」

蒙面人冷笑，「慕小姐，把東西交出來吧！」

聽到他的稱呼，慕秋心下一沉，對方知道自己的身分？那他應該很清楚，今夜對她出手，不僅是得罪了慕家，也會得罪郁家。

拚著得罪這兩大家族也要出手，既說明了那樣東西的重要性，也體現了他們的決心，很可能為達目的絕不甘休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慕秋神情茫然，隱在袖子裡的髮簪輕輕動了一下。

她不會武功，但和郁墨混久了，手裡也學過三兩招制敵的技巧，若是一一

「慕小姐。」蒙面人突然又笑了下，目光落在慕秋左手上，「我手裡的劍可不會像我一樣憐香惜玉，把東西丟掉吧。」

慕秋聽出他話中的警告，默默鬆開手，髮簪落地時發出清脆的撞擊聲。

「把那個琴師死前給妳的東西交出來。」蒙面人看似從容，眉間還是透出焦躁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慕秋又把這個問題重複了一遍。

蒙面人冷笑，「看來慕小姐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。」

他手腕微微一動，慕秋的脖頸已經可以感受到劍鋒散發出來的冰涼，一陣寒意從那裡迅速向身體四周蔓延開來，她臉上的血色瞬間消散。

就在劍鋒即將劃破皮膚時，一道腳步聲出現在門口。

蒙面人迅速側身看向來人。

魏江一身玄衣，裹挾著秋日特有的寒意出現。

面具像平時一樣穩穩戴在他臉上，有滴血濺在上面，給這個沒有花紋的面具添了血色做點綴，也不知是他的還是別人的。

最大的不同是那把彎刀，此時刀上再無任何布條，刀鋒被鮮血洗禮，不斷有鮮血匯聚成小股從刀尖墜落。

他提著刀，一言不發，如入無人之境般走入船艙裡。

一陣濃郁的血腥味隨著他的腳步在室內瀰漫開來，以此宣告他的到來。

「丟下你手裡的武器，停在那別動，不然我就殺了她！」蒙面人縱橫江湖多年，第一次在一個人身上察覺到這麼重的危險氣息，他幾乎是瞬間就暴喊出聲，心裡有些急躁，也有些想不明白。

怎麼回事？明明他的手下已經控制住整條船，這男人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？難不成……

彷彿是知道蒙面人在想什麼般，魏江開口，腳步不停，「攔路的，自然都殺了。」他的聲線清冷，語調悠然，就像是一壺特意添了秋光釀造的美酒，溫醇之餘，也帶著秋日特有的涼薄肅殺。

看著魏江絲毫不照著自己說的去做，蒙面人手腕處的青筋暴起，「慕小姐，他不聽我的話，那妳和他說吧。」

劍身順勢劃破慕秋白皙細膩的皮膚，輕輕沒入血肉之間。

她的脖頸纖細，在三尺青鋒劍下，這條美麗的生命脆弱得如同薄紙，隨時都可能化為灰煙消散於天光之中。

劇痛一瞬間控制了慕秋的大腦，她能清楚聞見屬於自己的血腥味，心裡瘋狂把蒙面人和魏江都問候了一頓，面上卻只能強忍著疼痛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她有種直覺，魏江壓根就不把她的命放在眼裡，會過來營救她，估計是看在那一千兩的分上，但要說多盡心，那肯定沒有，他是肯定不會丟棄自己殺敵的武器的。

心裡明白結果，但慕秋還是強忍著疼痛，顫抖著緩慢道：「魏江，丟下你手裡的武器，停在那別動，我的命現在就在——」

話說到這，她心下發狠，身體猛地朝旁邊狠狠摔出去。

蒙面人瞳孔微縮，顯然沒想到她會做出這樣的反應，手中長劍再次送出，朝她脖頸刺來。

避無可避的那刻，一道刀光先一步從蒙面人的身後刺來，捅穿他的心臟。

彎刀拔出，帶出大片的血肉。

呆愣之間，慕秋被血兜頭濺了一身，這一切不知怎麼的竟和那場夢有幾分詭異的重合。

蒙面人重重倒下，那把長劍隨著他一併摔在地上，發出劇烈聲響。

慕秋頭腦一陣暈眩，捂著胸口瘋狂乾嘔，動作幅度太大扯到脖頸的傷口，又加重了身體的疼痛。

她額頭冷汗直冒，再也不復方才的鎮定和冷靜。

魏江抖落刀上掛著的血肉時，漫不經心掃她一眼，「沒殺過人？」

危機解除，脖頸的傷口很疼卻不致命，雖然身體難受，慕秋的心情倒是放鬆不少。

「殺過。」看著眼前這個戴著面具的男人，她惡狠狠地咬牙出聲，「殺過一個窮兇極惡之徒！」

到了丑時，船上的喊殺聲才徹底消停。

甲板外和船艙裡橫七豎八倒著不少屍體，血液噴濺在各個角落，血泊中凝固著肉塊和內臟，整艘船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，再混雜著傷者的哀嚎、活者的哭泣，夜晚不得安寧。

一間還算乾淨的艙房裡，慕秋換好乾淨的衣物，簡單梳洗後，坐在那讓白霜幫她重新包紮。

白霜慢慢解開先前的紗布，血肉和紗布緊貼在一起，哪怕她盡量放輕了手上動作，撕扯開的那一刻，慕秋還是疼得渾身冒冷汗。

「小姐……」看清那道猙獰的傷口，白霜鼻尖一酸，眼睛瞬間通紅，一夜的惶恐、害怕與擔憂徹底爆發開。

眼淚從她眼裡緩緩落下，但她的手依舊很穩，為了不延長慕秋的痛苦，她盡可能地加快動作重新給慕秋上止血藥。

待包紮好傷口，無論是白霜還是慕秋都忍不住鬆了口氣。

白霜起身走到下首，在慕秋有些詫異的注視下，用力跪下向她請罪，「奴婢該死，在小小姐遇到危險時沒能第一時間趕去保護小姐。此事乃奴婢失職，小姐儘管下令處罰，奴婢絕無怨言。」

慕秋有些不習慣被人跪著，但她能理解白霜此刻的惶恐。

她抬手摸了摸脖子，疼痛之間，思緒格外清晰，「現在船上缺人手，處罰的事暫且壓後，允妳這段時間將功補過，待我回到京城請示過大伯母他們後，再行處罰之事。」

白霜向她謝恩。

慕秋輕聲道：「去將陳管事和船長請過來，我有事尋他們。」

少頃，只有陳管事一人過來，他的右手受了傷，剛處理好傷口，聽到慕秋傳召，急匆匆趕了過來。

他帶來了傷亡情況，「有六名船員死了，船長也不幸遇難。咱們這邊死了一名婢女、八名侍衛，其他人多是輕重傷在身。闖上船的黑衣人共有二十人，幸得那位魏公子相助，如今已全部伏誅。」

慕秋疲憊地點了點頭，連日來休息不好，今夜又受到驚嚇失血過多，現在她臉上的倦色壓都壓不住。

「今夜你們協助船員將屍體都收斂好，受傷的也抓緊救治包紮，把還乾淨的船艙收拾出來。大家都受驚了，先這麼將就一晚上，其他事情明日再說。」

事情吩咐下去，陳管事匆匆退下。

慕秋一口氣喝光廚房給她熬的那碗安神湯，草草又梳洗了一遍，之後再也顧不得其他，頭沾到枕頭上，幾乎是立刻睡了過去。

這一夜，慕秋沒有再作噩夢。

睜開眼睛時，看著剛剛亮起的天，聽著船外濤浪的拍擊聲，她心裡遽然生出一種劫後重生的僥倖。

她穿著單薄的中衣走下床，來到屋子角落的一個木箱前，打開木箱蓋子，在一堆閒書雜物裡翻找搜尋，過了好一會兒才從箱子最底下摸出一個灰撲撲的小匣子。

匣子裡面安靜躺著一張已經寫好的狀詞，以及一枚成色不錯的玉扳指。

這張狀詞是她為煙雨閣的琴師寫的，早在一個月前就寫好了，可是一直沒有用上，而這枚玉扳指是琴師給她的。

「慕姑娘，我如今身無分文，這枚玉扳指應該能值一兩銀子，就用這個來做抵押可好？」

就像郁墨之前想的那樣，那時的慕秋並不缺錢，她連看都沒看就收下了，後來聽說了琴師慘死的消息，她把玉扳指當做琴師的遺物封存起來，更沒有仔細看過。直到昨晚聽了蒙面人的問話，她才意識到這枚玉扳指也許比她想像的要重要得多，很可能還是一件有關鍵性意義的證物。

如若不然，那些人不曾冒著得罪兩大家族的風險前來刺殺她。

而且她還意識到另一件事——揚州知府兒子離奇暴斃案幕後的勢力比她想像的要強大很多，如果不想再遇到如昨晚一樣的危險，及時抽身才是明智的選擇。

慕秋舉起玉扳指，對著照進陽光的小窗子仔細觀察，可看了很久，她都沒看出這樣東西有什麼特別之處。

### 第三章 分道揚鑣

雨水沖刷了一整夜，甲板已經看不見任何血跡，只有憑著周圍的刀劍劃痕，才能將昨晚那場激烈的打鬥還原一二。

慕秋戴著帷帽走出甲板。

天空放晴，烈日高懸碧空，被太陽這麼一曬，她整個人都活了過來，蒼白的唇峰也多了幾分血色。

她輕輕鬆了口氣，看向早就等在這裡的陳管事和一名船員，「怎麼樣，你們商量出結果了嗎？」

陳管事道：「回小姐，還沒有。」

如今船上有一堆事情要處理，三人在這裡碰面，實際上是要決定船的航行方向，看到底是要調頭返回昨天那個城鎮，還是要前往下一個城鎮再停靠船隻。

船員急切道：「慕姑娘，距離抵達下一個目的地至少要兩天時間，如果我們選擇

返回昨天那裡，最遲今天下午就能到達。以現在的情況，我認為應該先回去把船艙裡的屍體安置好。」

慕秋想了想，看向陳管事。

陳管事恭敬低下頭，「小姐，如今情況不明，路上不宜再耽擱時間。」

很顯然，兩人意見僵持不下，所以才需要讓慕秋這個身分最貴重的人來做定奪。她思索片刻，已有決斷，「我認為昨晚那些人並不是普通匪徒，而是專業的刺客，若是返程，這些刺客背後的人會馬上知道行動失敗，很可能還會再策劃一次行動。為了安全起見，還是不要在路上耽擱時間了。」

聽到慕秋的話，陳管事安心不少。

那位船員蹙眉想了想，也覺得慕秋言之有理。

慕秋看著船員，語氣格外誠懇，「辛苦諸位了，等到了京城，慕家會額外給各位一份酬勞，這段時間還請大家多擔待。」

船員的最後一絲猶豫在這句話裡消散無蹤。

兩人依次離開甲板，前去傳達慕秋的決定。

慕秋不急著離開，打算在這裡找個好地方曬曬太陽，結果一轉身就發現魏江不知何時坐在了甲板的角落裡。

他戴著面具，一條腿微微屈起，彎刀搭在膝蓋上，正在用白布擦拭凝固在刀身的血汗，也不知把剛剛那場對話聽進去了多少。

猶豫須臾，慕秋走了過去，「魏公子。」

魏江頷首，擦拭刀身的動作沒有受到影響。

「介意我坐在旁邊嗎？」慕秋問。

他停下手裡的動作，抬眸看她，「有事？」

沒有拒絕，慕秋就當他是默認了。

她在他對面坐下，兩隻手環抱著膝蓋，輕聲道：「昨夜多謝魏公子出手相助，救命之恩，慕秋銘記於心。」

「不必。」

回完這句話，魏江繼續忙碌，彷彿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比清理刀上血汗更值得他關注的事情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丟棄那塊已經髒亂不堪的抹布，又看了慕秋一眼，眼神裡透著不耐煩，好像在說——還不走？

慕秋假裝沒看懂他的眼神，繼續開口，「除了要多謝公子的救命之恩，我還想謝公子奮勇殺敵，令那些黑衣人伏誅，如若不然，這船上定會出現更多傷亡。」

魏江終於把注意力投到她身上，他沒對她的感激表示任何情緒，只是問她，「為什麼賭？」

這句話有些沒頭沒尾，但慕秋聽懂了，他問的是危急關頭，為什麼她會拿自己的命去賭他的刀能快過蒙面人的劍。

她認真道：「郁墨說你很強。」

這個理由聽起來當真可笑，魏江為自己浪費的時間感到不值。

就在他打算直接下逐客令時，慕秋又道：「你不把我的命放在眼裡，我只能賭你真的很強。」

所以她做了一次瘋狂的賭徒，賭注是她的性命。

如果輸了，她不會怨恨；如果僥倖贏了，只從結果來說，對方對自己有救命之恩。所幸她贏了，魏江手裡那把刀確實夠快，他確實夠強。

其實現在回想起來，慕秋心裡不由生出幾分後怕的情緒，背脊滲出細密的冷汗。如果魏江的刀慢了一絲絲，血濺當場的那個就是她了。慕家辛苦找了她十年，等到的將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個為她收屍的機會。

只是當時情況緊急，一切都發生在短短時間內，根本容不得她多做猶豫。

魏江第一次正眼瞧她，做出評價，「膽子很大。」

把自己的命全部押在他這個陌生人身上……除了承認她膽子大，他也不知該做出什麼反應了。

慕秋坦然點頭，「我也覺得我的膽子很大，不過在做出決定之前我判斷過，當時的贏面很大。」

很顯然，那個蒙面人在闖入屋內挾持她時，定然在外面佈置了不少人手，可是魏江就是能悄無聲息地殺進來，直到他顯了身形，蒙面人才發現他的到來，這已經很能說明他的實力了。

「妳喜歡賭？」魏江起了一絲談興，又多問了句。

他這些年走南闖北遇到過不少人，亡命之徒也見過不少，但慕秋和那些人不太相同，她是思慮妥當後覺得贏面大，這才放手一搏。

「不喜歡，我從未去過賭坊。」慕秋說：「牢房那邊經常設賭局，我也沒下過注。」

「是嗎？」魏江意味不明地說了句話，將懷裡的刀掉了個頭，從托盤裡拿起乾淨細軟的紗布開始纏繞起來。

慕秋知道他在下逐客令，雖然有些好奇他最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但該說的話都說得差不多了，她起身離開，沒有再打擾對方。

白霜領著幾個婢女及侍衛，正在指揮他們用艾葉熏遍船的各個角落。

她一手扞腰，一手揮來揮去，嘴裡也時不時說幾句話做指揮，幹勁十足。

餘光瞥見慕秋的身影，白霜提起裙襬，繞過地上胡亂堆放的木桶，小跑到慕秋面前，態度恭敬之餘也多了幾分以前沒有的親近，「小姐，按照妳的吩咐，乾淨的船艙全部收拾出來了，血跡清理了兩遍，現在正在用艾葉熏熏去味。」

慕秋聽出白霜語氣裡的親暱，唇角多了幾分笑意。看來她昨晚的一系列表現，是徹底收服這位貼身婢女的心了。

身為慕秋的貼身婢女，白霜的利益自然是和她綁在一起的，所以這段時間以來白霜對她盡心盡力，行為挑不出任何差錯。

可人的感情並不是馬上就能產生的，總需要某些契機培養，昨晚那件事便是她等待已久的契機。

於是慕秋的話裡也透出親近來，「我想沐浴一番，妳去通知廚房備些熱水。」

「奴婢一大早就讓廚房備著了。」



隨後，慕秋避開脖子的傷口，舒舒服服泡了個澡，身上若有似無的血腥味終於沒有了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慕秋一直待在屋內養傷，沒有再胡亂走動折騰。

傷口結痂時有些發癢，吃東西不注意會扯到傷口，說話也沒那麼方便，不過這些事情都不影響慕秋的好心情。

她沒有再作那個奇怪的夢了。

雖然知道夢裡衛如流屠了慕家滿門，也知道他是個心狠手辣之徒，但現在的她對慕家沒有什麼感情，以至於她無法感同身受夢裡自己對他的恨意，反倒是對自己親手殺了人這件事比較耿耿於懷。

她又沒什麼夢中殺人的怪癖，反覆作這個夢，自然而然給她造成了困擾。

中途船停靠了一次，船員們進了城鎮，找到郁家商鋪在這裡的管事。

管事帶了許多人手來搬運屍體，還想辦法湊了四十個武功高強的護衛撥給慕秋。

不知道是因為什麼緣故，總之接下來的行程無風又無浪，沒有再遇到任何危險。

一大清早，白霜端著熱水進來伺候慕秋梳洗，「小姐，陳管事剛剛過來找妳，說是午時左右就能到京城了。」

慕秋用帕子淨了淨手，聞言動作一頓，欣喜、緊張、惶恐……各種複雜的情緒在她心頭交織閃現，堪稱五味雜陳。

六歲那年，慕秋被人從京城拐去揚州，一路上不知道遭遇了什麼事情，等她被紀安康收養時，她的精神狀態非常糟糕，遺忘了六歲以前的所有記憶。

後來紀安康在她的衣服袖口裡發現一個黑色的吊墜，樣式普通，沒什麼特別的，但上面刻有一個「慕」字，外加收養她時恰好是深秋，就給她取了個名字叫慕秋。

慕這個姓不算常見，最出名的就是那個傳承上百年的大家族陳平慕氏。

紀安康只是揚州城裡的一個小小獄卒，既沒錢帶慕秋去一趟陳平縣，也沒錢帶她進京找陳平慕氏的族長，只能託人打聽一些消息，只是打聽來打聽去，都沒得到什麼有用的消息，他便覺得是自己想多了，慕秋和那個大家族應該沒什麼關係。

後來養著養著，父女倆的感情越來越深，這些年就這麼過來了。

誰能想到紀安康曾經距離真相這麼近，他對慕秋身世的猜測並沒有錯，只是命運弄人罷了。

而如今，再過兩三個時辰，慕秋就要見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血脈至親了。

這些天裡，白霜時常會和她說起慕府眾人，因此她對慕府眾人有個初步的瞭解，但接下來她要親眼見到他們，並且要在那個陌生的地方待很久，融入他們。

緊緊閉起眼睛，隱在袖子裡的另一隻手也不由捏起來，慕秋用盡全身力氣才讓自己的情緒恢復平靜。

「難怪外面這麼熱鬧，看來是大家在收拾東西。」她笑著對白霜說。

白霜抬起手輕輕扶住她的胳膊，像是能猜到她的心情般，朝她微微一笑，「深秋時節，京城西郊的楓樹林最是好看，等小姐在府裡安定下來，奴婢陪小姐去那散

散心。」

「好，揚州那裡確實很少看到大片的楓樹林。」

慕秋坐在梳妝鏡前讓白霜為她梳頭，挑衣服時，她選了件領子高的淺粉色長裙，一來是想藉領子遮擋她脖子處的疤，二來是這種顏色看著不冷清。

換好衣服，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給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設，原本有些緊繃的神情慢慢放鬆下來，她調整唇角的微笑，讓自己看起來更加自然從容。

「走吧。」慕秋走出船艙，白霜落後她半步，緊緊跟在她身後。

淅淅瀝瀝的小雨從清晨就一直在下，慕秋走出甲板，接過白霜遞來的一把竹傘，撐在自己頭頂上，站在甲板上遠眺，隱約瞧見些許京城的輪廓。

隨著船一點點靠近洛河碼頭，這道輪廓越來越清晰。

一刻鐘後，慕秋親眼看到了這座高大巍峨高不可攀的宏偉巨城。

這座滄桑都城靜靜矗立在朦朧煙雨中，宛若它千百年來做的那般，無聲卻震撼人心。

「帝都，洛城。」慕秋啟唇，輕聲念出這座都城的名字。

一道腳步聲突然在身後響起，打斷了她的感慨。

慕秋回過頭，發現來人提著行李，抱刀冒雨，停在距離她三步開外的地方，也如她剛剛那般仰起頭注視著這座都城。

魏江唇畔緊緊抿起，那雙泛著寒光的狹長眼眸微微眯起，身體呈現出一種難得的緊繃姿態。

哪怕是那日面對蒙面人，他也不曾露出過這種如臨大敵的姿態。

十幾息後，他的身體才慢慢放鬆下來，又恢復了往日的冷淡。

慕秋的視線落在他身上，思索起來。

這一個月來，雖然與魏江接觸不多，但她看得出來，他是一個攜帶很多祕密、非常危險的人。

此行入京，雖然不知他的目的是什麼，但想必前方等著他的一定是重重危機與挫折。

她的目光停留得有些久，魏江偏頭與她對視。

慕秋回神，輕聲道：「魏公子到了京城會在何處落腳？過幾日我想給魏公子送些東西，答謝公子的救命之恩。」想辦法報答完救命之恩，兩人就算徹底兩清了。

魏江聲音冷漠疏離，「居無定所。」

慕秋驚愕，又覺得這個回答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。

碼頭已近在眼前，洛河岸邊垂楊依依的景致清晰可見，魏江往前走兩步，似乎是打算船一靠岸便馬上跳下船。

「公子留步。」慕秋再次出聲，叫住魏江。

兩人算不上是友人，只不過同行一程，她又欠他救命之恩，這才提點幾句。

她走到魏江身邊，將手裡握著的那把六十四骨節竹傘朝前一遞，一語雙關，「前路坎坷，風雨不歇，公子身邊理應備著把傘遮擋風雨。」

魏江身形頓住，不知是不是被慕秋的話觸動了，他轉過身來，從她手裡接過傘。

這把並不大的傘，在這一刻恰好同時為兩人遮去頭上的雨水。

「這傘我收下了，從此妳我恩情兩清。」魏江說罷將傘收起。

雨水沒有了油紙傘的隔絕，溫柔地落在他和慕秋的身上。

他握著合攏的傘身，腳下用力一蹬，船離岸邊還有幾丈遠，他卻一躍輕鬆回到岸上。

慕秋站在原地，目送著他幾個起落，消失於茫茫人群之中。

「恩情兩清？」她嘴角上翹，不樂意道：「我的命雖然沒多貴重，但也不能只值一把傘吧。」

「小姐，妳的傘呢？」白霜焦急的喊聲從後方傳來，她就離開不到半刻鐘，只是回屋給慕秋拿件外衣，折返回來就看到她立在雨裡，周身沒有任何遮擋，嚇得連忙小跑過來給她打傘。

「我把傘贈給魏公子了。」

但是他收下傘卻沒有撐著，而是孑然在雨中獨行，孤身闖入偌大京城。

衣服只是落了淺淺一層薄雨，不用另外換一身衣服，白霜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魏公子走了嗎？」

「走了。」

「魏公子真是個怪人。」

「我也覺得他很古怪。」

「說起來，奴婢在京城裡從未聽說過魏公子這一號人物。」

「興許我們很快就能在京城聽到他的名聲了。」慕秋心說，這人怪是怪，厲害也是真的厲害。

在慕秋和白霜交談時，有四輛寬敞華麗的馬車已經在洛河碼頭等待許久。

一個書僮打扮的少年在人群中穿梭，匆匆跑到最前方那輛馬車前，聲音有些喘，

「少爺，船到了，現在正在排隊等著進碼頭。」

垂落的馬車車簾被人一把挑開，約莫二十歲出頭的青年頭戴玉冠身著華服，從馬車裡走下來。

他撐著傘信步朝碼頭走去，眉目雅致，宛若雨中穿枝扶柳而來的月下仙人。

一眾下人悄無聲息跟在他身後。

在青年走到碼頭時，掛著「郁家商號」的船恰好停在碼頭。

青年望向甲板處，目光從白霜身上一掠而過，隨即停留在慕秋身上。

他的眼神溫和親近，讓人哪怕被注視著也生不出一絲不自在，更生不出任何厭惡感。

慢慢地，青年唇角上挑，笑了起來。

從頭到尾他都沒有說一個字，可能有這般風姿，又待慕秋這麼溫柔的，只有那位負帝都盛名許久的慕家大房長子——慕雲來。

慕雲來撩開衣襬，從岸上邁出一步跨到船上，朝慕秋伸出手，「地滑，下船時小心些。」

「大哥。」這個陌生的稱呼幾乎是脫口而出。

慕秋扶著慕雲來的手，借助他的力度在岸上站穩。

慕雲來臉上笑容更盛幾分，親自為她撐傘，「這一個月舟車勞頓，辛苦妳了。」

「不辛苦，就是在船上無事可做，有些無聊。」

跟在他身後的下人自覺地去幫船上的人卸行李，慕雲來沒有理會這些瑣事，領著慕秋朝馬車走去。

慕秋問道：「大哥今天休息嗎？」

「知道妳今日抵達京城，我就去翰林院那邊告了假。之前只是派管事去揚州接妳，家裡沒人出面，母親就擔心這般安排會讓妳傷心，後來妳在江上遇襲的消息傳回家裡，家裡人更是擔憂了許久，如今妳到了京城，若是我們還不來親自迎接，那就太怠慢了。」

來到馬車邊，慕雲來親自攙扶慕秋，等她進了馬車，他才跟著一道坐上去。

桌上擺著一盞茶、一盤糕點，慕雲來為慕秋斟了杯茶，兩隻手端著茶杯遞到她面前，方才繼續剛剛的話題，「其實母親是打算和我一塊兒來接妳的，但她臨時有些事情要處理，沒辦法親自過來，所以就只有我過來了。」

其實剛剛在甲板上看到慕雲來親自來接她，慕秋心裡的緊張擔憂就已經生生被喜悅壓了下去，如今慕雲來對她的態度自然有禮又不失親近，更是讓她吃了一顆定心丸。

作為慕家這一輩最出色的人，慕雲來能夠親自告假過來接她，本身就可以說明慕府絕大多數人對她的看法了。

當然，這並沒有出乎她的預料，真正讓她驚訝的是，大伯母作為長輩，居然也打算來接她。

慕雲來顯然猜到了慕秋在想什麼，聲音不疾不徐，像極了春日裡一陣和煦的風，能夠撫平人心底的疑慮，「母親的性子素來如此，妳與她相處之後就懂了，哪怕是族中遠房親戚來京城做客，她都不會怠慢，更何況是妳回家？」

慕秋眨了眨眼，心裡淌過一縷縷熱流。

「家裡人……」若是在一刻鐘前說起這三個字，她定然會覺得心下驚扭，可此時此刻，這三個字卻極為自然地從她嘴裡說了出來，「大哥能和我說說家裡人的事情嗎？」

慕雲來學著她剛剛的樣子，朝她眨了眨眼，「自然沒問題，不過不能讓妳白占我便宜，妳能也和我說說妳的事情嗎？」

慕秋被他逗笑，雖然才相處沒多久，但她是真的喜歡這位大哥。

她算是知道為什麼在提及大哥時，上到白霜下到陳管事等人都是讚不絕口，白霜還偷偷和她說，他兩年前高中探花跨馬遊街時，不知成為了多少京城少女的春閨夢裡人。

這般風姿才華，誰人能不讚歎，何人能不心折？